



(郿 郿 剧)

风雪之夜

楊達夫 著

陝西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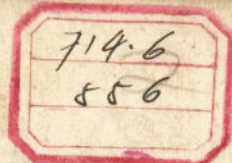
风 雪 之 夜

(郿 郭 剧)

楊 達 夫 著

陝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年 · 西 安



風雪之夜

(劇本)

楊達夫著

※

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一〇九號)

西安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〇一號

西安第一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陝西分店發行

※

787×1092 1/32 • 墨印張 • 15,444字

一九五六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8,000

定價：(5)八分

統一書號：T10094 • 47

內 容 提 要

一个風雪之夜，張芝秀要給外村一个难產的妇女去接生，但是她的丈夫却以为接生又不頂劳动日，是白效勞，堅不讓芝秀出去接生。芝秀認為妇女生產是人命关天大事，不顧丈夫的拒絕还是去了。她丈夫素有肚子疼的病，一时不小心喝了口冷水，一时腹痛不支，幸鄰家劉大媽趕來給請了医生。医生也不在乎天气寒冷趕來診病。芝秀的丈夫这时才感到自己不該不讓芝秀去接生，心中很是慚愧。剧本有力地表現了人們互助友爱的精神；同时对自私自利者作了深刻的批判。

時間：冬日的一个晚上。

地点：一个农民的家里。

人物：張芝秀：三十三歲，農村接生員。（秀）

苏志云：四十歲，芝秀的丈夫。（云）

小 莉：九歲，芝秀的女儿。（莉）

王医生：三十四歲。（医）

刘大媽：四十五歲，農村妇女。（媽）

民 生：二十三歲，農村青年。（民）

一个冬日的夜里，北風呼呼地吹着，鵝毛大雪不住地下着，天气非常的冷。

張芝秀在屋子里准备接生用具，小莉在地板上学寫字。这个屋子有两个門，一个通上房，一个通外面。屋子里有一張方桌，桌上放着接生用具、茶壺和一盞煤油灯。牆上有一口大窗子，窗子兩側貼着几張宣傳画和一張「接生模范」獎狀，獎狀貼在最醒目的地方。

幕在寒冷的風雪声中啓开：

小莉把小手放在嘴边呵了一下，又拿粉筆在地板上寫字。

秀：（鄭重地向莉）快睡去！

莉：（歪着头）你为啥不睡？

秀：看把手都冻紅啦，还不睡？

莉：（看手）不冷！（指地板）看我寫这几个字好不好？

秀：好！

莉：你認得不？

秀：（笑）我認不得。

莉：你認得！你認得！

秀：認得，認得。

莉：那你說這是啥字？

秀：我不知道。

莉：接，生，模，范！（指獎狀）你看和那一樣不？

秀：一樣。

莉：（高兴地）我再給你寫幾個。

秀：你不嫌冷，你寫。

莉：不嫌！

秀：（唱五更）

剪片白紗布，

撕塊消毒棉，

从箱子取出臍帶粉，

却怎么不見消毒盤？

（白）小莉！这儿放的那个消毒盤怎么不見啦？

莉：（不在意地）你看我寫这个「媽」字对不？

秀：問你話哩，你的耳朵在哪里？

莉：你問啥？

秀：这儿的消毒盤呢？

莉：（站起來）消毒盤？

秀：噢！

莉：我給你取去。（說着跑向上房）

秀：啥都乱拉呢！

（莉拿一个爛消毒盤上）

莉：媽！（唱采花）

消毒盤，消毒盤，

当中有个圓眼眼，（从眼眼中看秀）

媽媽呀！

你往这儿看，

是不是这个爛盤盤？

秀：（見爛消毒盤心里有点难过，唱說道情）

芝秀我一見爛消毒盤，

如同乱箭把心穿，

小莉大嫌我当了接生員，

把消毒盤打的稀扒爛！

莉：是不是嗎？看你。

秀：那个新的呢？

莉：新的？

秀：在这箱盖上放的那个。

莉：（想）哎！哎！我想起來啦。（唱采花）

媽媽呀！你不知道，

它在咱那牆圪塹。（指上房）

秀：（接唱）

我把你个「小妖魔」，

誰教你把它塞到牆圪塹？

莉：（撇着嘴）你見我來？

秀：你給媽快取去。

莉：（身子一扭）我不去！

秀：可为啥不去呢？取去！

莉：我不。

秀：你給我取去，媽給你明日買个「洋娃娃」。

莉：我不要嘛！

秀：我娃是乖娃么，懂得啥啦，你不听你二伯說：「小娃勤，

爱死人，小娃懒，黑死眼。」

莉：你为啥說是我放到那儿的呢？

秀：不是我娃放的，我說錯啦。你給媽快取去。

莉：是我大放的，你說我放的。

秀：媽說錯啦，快取去。

莉：（看秀一眼，慢慢走向上房）

秀：（唱西京）

小莉大是个死腦袋，

公事私事分不开，

怨我不管家里事，

說我是个跑断街。

为此事我倆翻过臉，

为此事也曾吵破天，

为此事家事他不管，

为此事他和我不招言。

今日藏了消毒盤，

是不是又要把我攔？

（白）不能这样下去，不管咋样也不能不当接生員。

（唱銀扭絲）

人人都不当接生員，

接生的工作誰承担？

今晚他回來，

要把他來劝，

不怕他再砸消毒盤！

（莉拿消毒盤上）

莉：給你！

秀：（順手把消毒盤放在桌子上，走在炕边，摸摸炕向莉）炕热騰

騰的，快睡。

莉：我不睡，等我大回來了，一塊睡。（說着从上房取來許多玩具）

秀：拿那做啥呀？不早早睡，明日早上可起不來。

莉：能起來。媽！我教小白兔拉馬拉机呀！（唱戲秋千）

我教小白兔來呀來當馬，

教它來把馬拉机拉。

小白兔跑的欢，

馬拉机把地翻，

種上十畝斯子棉。

斯子棉，很好看，

（夾白）媽媽呀！（接唱）

我是一個好社員。

哎……我是一個好社員。

秀：（笑）好好，你鬧。

莉：（从桌子底下取來一個小板凳，向秀）給我取兩條繩子。

秀：要那做啥？

莉：綁馬和馬拉机呀，你還不知道。（看秀桌上的藥棉）媽！我種的斯子棉丰收了，送給你些好做藥棉。

秀：對！要多長的繩子？我給你找去。

莉：（用手等）這麼長兩條。（秀从上房找來兩條繩子給莉，莉接繩子繼續玩耍。秀又从上房端來一盆水洗消毒盤，洗罷順手又放在桌子上）

秀：（把接生用具向一個小布袋里裝，唱崗調）

件件東西准备好，

單等有人把我叫。

莉：（拉着玩具向通外面的門走）得兒！得兒！（門嘩地一聲被風

吹开，風雪卷進來；莉被風吹倒，秀急关门）

莉：（迅速地起來唱崗調）

風婆婆，雪姑娘，

娘儿倆，是一双。

我犁地为啥把我擋，

吓的我馬儿掉了繮。

秀：（給莉打身上的雪）叫你睡，你不睡，看把身上弄成啥啦！

莉：（不在意地，唱崗調）

小馬儿，你不要怕，

把地犁好种棉花！

秀：对啦！对啦！我娃快睡去，明早再耍。

莉：我不！

（門外人叫門声：「志云叔！」）

莉：誰呀？

秀：誰？

民：我。

莉：（向媽）誰嗎？他都不怕風婆婆和雪姑娘！

秀：（向莉）大人还怕啥呢。

莉：我也不怕。

（秀开门，民披被單滿身是雪，滿腿泥巴進門。秀随手又关门）

民：（向秀）这是我志云叔的家嗎？

秀：是的！半夜三更你找他有啥事？

莉：我大一会就回來啦。

民：（向莉）真灵醒。（向秀）你是接生員嗎？

秀：是的！

民：你趕緊到我家去，我媳妇病的厉害。

秀：那你快請王醫生去，我看不了病。

民：不是病，是……

秀：是不是要生小孩？

民：是的，从昨日晚上到如今啦，人肚子疼了整整一天一夜。家里還有兩個接生員，他們說是「難產」，叫我請你來，說你技術好。

秀：對！咱馬上走。（收拾東西）你在哪個村？

民：在張家莊，我叫民生。

秀：噢！你是民生，我知道你家，和你媽也認得。

民：我媽就說你還到我家來過。

秀：（向莉）你把門关了，等你大回來了，你們睡。

云：（在門外叫）開門來，小莉！

莉：（向秀）媽！我大回來啦。

民：（開門）志云叔！

云：（進門）你鬧啥來啦？

民：請我孀子接生。

云：請你孀子接生？（說着拿茶壺想喝水，一看里面沒水，從屋裡端來一碗涼水就喝）

秀：（忙攔云）你有肚子疼的病哩，還敢喝涼水？

云：（不在乎的喝，向民）如今不鬧那事啦，早都把手洗啦。

民：大叔！你不知道……

云：我不知道啥？

民：這是幫忙哩嘛。

云：幫忙，誰給我幫忙呢？你快回去，沒向。

秀：（向民示眼色）你先去。

民：大孀子，這是救人命哩！

秀：（很生氣，卻又壓住火氣，向民）你先去，我一定來。

民：（呆呆地看秀）你……

秀：你去。

（秀到上房取單子去，云准备睡覺，剎把玩具往一塊拾）

（民走近門又停住）

民：（唱崗調）

北風刮得呼呼响，

事中人儿心中慌，

鵝毛大雪从天降，

片片冰雪洒心上！

（夾白）大風！大雪！夜已深了！

（轉唱勞子）

狂風吹，大雪降，

遍地一片白茫茫，

又是深更半夜里，

莫非她想不到外鄉？

志云叔那里把她擋，

民生我低头自思量，

明明是她把我哄，

为推辞把我前边讓。

（白）人肚子疼的要命，她要來，我这个时候該在哪里找人去呀？

（秀拿被單子由上房門內出來）

生：（轉回來，向秀）大孀子，你和我一塊走，我一輩子也忘不了你的好处。

秀：……

云：（向民）这小伙子，世上有箍瓮的，箍盆的，哪里还有「箍人」的？

民：（生气地向云）你……你也有用人的时候哩！

（生气地出門）

云：脾气还那么大。

莉：（向秀）媽！你不去啦？

秀：去！（走近云）你那么大的年紀啦，就全不怕人笑話。
人家民生媳妇肚子疼了一天一夜啦，你不叫我去，你心里能过去嗎？

（秀把被單披上，拿上接生袋，順手取消毒盤准备走，云从秀手中去夺，失手，嘩地一声摔到地上）

云：走？我教你走不成！一个劳动日一塊多錢，你一天光鬧这事。

秀：（很着急，唱銀扭絲）

你这人做事太无情，
眼看着叫人肚里疼，
妇女生小孩，
是个大事情，
厉害了就要母子的命。

云：（接唱旁子）

你說我做事太无情，
眼看着母子丧性命，
你先試一試不要去，
看人家接生不接生？

秀：（接唱緊崗調）

民生剛才給你說，
难道你就沒听着？

云：（接唱）

管我听着沒听着，

你去了我就挖眼窩！

秀：（着急地，一时想不出办法，唱紧诉）

我問你咱那兩個娃，

他們是怎样喪殘生？

云：（接唱）

那是天爺要他命，

因此上他們喪殘生。

莉：媽！

秀：（接唱）

你說是天爺要他的命，

小莉为啥能長成？

云：（接唱）你再說，我不听，

秀：（接唱）你真是個糊涂虫。

云：（接唱）糊涂虫，糊涂虫，

反正你是去不成。

秀：你看去的成去不成！

（秀急走近門抽開關子要走，云拉被單子不放手）

云：你去不成！

秀：你丟手！

莉：媽！

云：去不成！

（云猛地一拉，秀把被單一丟走了。云被小板凳絆了一

跤，起來用力把小板凳踢了一腳）

云：（向莉）誰叫你把那板凳放這兒，死女子。

莉：（大聲哭）媽！

云：（关了門，向莉）還哭呢？睡覺。

莉：我不！

云：跟你媽一路子貨。（唱崗調）

死婆娘，見接生，

簡直好象發了瘋，

不管夜半和深更，

泥里水里她都行。

今晚你想回家萬不能，

想回來除非驢子把馬生！

（白）沒見過這號婆娘！（向莉）你睡不睡？

莉：（哭）……

云：（向莉）睡！

莉：我不！

云：（拉莉）睡走，再不要哭啦！

（云拉莉到炕邊，猛地肚子疼痛起來）

云：唉喲……

莉：（大聲哭）媽呀！（搖門）媽……

云：（疼的更厲害）唉喲！……

莉：大！

云：（唱西京）

一剎時肚內如刀攪，

疼得我渾身似火燒。

深夜里誰替我把醫生找？

眼看着要我命一條！

（夾白）唉喲！（接唱）

大料想我的命難保，

（夾白）唉喲！

莉：大！

云：（接唱）

恐怕难过这一宵！

（云疼得在炕上滾，莉哭，搖門喊他媽）

（門外人叫門：「開門來！芝秀！小莉媽！」）

莉：大媽！

媽：小莉，你快開門。

莉：（開不開門，急地搖門）

媽：你慢慢開，不要急。

（門開，媽滿身是雪，腿上是泥進門）

媽：（向莉）你媽呢？

莉：接生去了。

媽：（向云）怎麼啦？

云：嫂子！你……唉喲！畢了！畢了！

媽：（笑）不咋，把你這寶貝還能死了！

云：畢了！畢了！

媽：不要緊，不要緊——我問你怎麼把病又弄犯了？

莉：（向媽）他剛喝涼水來。

媽：醫生說叫你忌生冷，你總不聽。你忍耐一会儿，我給你請王醫生去。（欲走）

云：黑天黑地的，又是……大風雪……唉喲！……

媽：對啦！對啦！如今的醫生可不比以前呀，只要你去請管保來哩。農忙時，醫生都找到咱門上來啦，你是沒見嗎？

云：唉喲……

媽：你再忍耐一会儿，我去請醫生。

云：（感激地）嫂子！教你……

媽：啥話嗎？誰沒有個七災八難。

云：唉喲！

媽：（走出門向莉）小莉，你把門先关了，大媽我一時就來了。

莉：大媽你快來。

云：（肚子又疼起來）唉喲！唉喲！（唱山茶花）

狂風吹，大雪飄，
我的心中滾油澆，
風吼一聲如鬼叫，
勾魂的狂風聲聲高！

（白）唉喲！

莉：大！王醫生一会儿就來啦。

云：（唱山茶花）

小娃娃，不懂啥，
大雪飛，狂風刮，
王醫生不是你的媽，
他不能舍命到咱家。

（白）不得活，不得活！

莉：（唱長城）

我的大呀我的大，
你再不要吓娃娃，
小娃娃，害怕怕，
王醫生一会就來啦。
王醫生來劉大媽，
快，快，快，快來吧，
活活吓煞小娃娃！
小娃娃來害怕怕，
我的媽媽呀！

（白）媽！媽媽呀！

云：（不耐煩地）唉喲！（唱崗調）

小莉，小莉你別喊啦，